



古今事文類聚

續集
三之四

~~99
44~~

逍遙文庫
文庫6
28
44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三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居處部

關市 聚貨

群書要語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易仲夏之月關市無
索月令司關掌國化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不出於關舉其化貨罰
 其人國凶荒則無關門之征周禮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
 為關也將以為暴孟子關譏而不征孟子關在境所以察出禦
 入蔡邕月令市市買賣所也說文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三 居處部

市也。風俗通。闔者市之垣。闔者市之門。肆所以陳貨。貨之物居所以置貨。貨之物。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建國必面朝。而後市。質人掌買賣質劑。注。契券也。司市掌市之治。教刑政。量度禁令。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王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王言其多。

司市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闔闔者。與其譏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掌戮凡殺人者。陪諸市。肆二百刑。盜于市。並周禮。市中空地謂之廛。鄭眾周禮注。歌舞于市井。詩。什一去關市之征。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歲于其市矣。市不貳價。雖使五尺之

童適市。莫之或欺。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賤者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並孟子。一闔之市。必立之平。楊子。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楊子。刺綉文。不如荷市門。前食貨志。九市開場。貨別隊分。西都賦。市樓謂之旗亭。西京賦注。列肆雲曼。晉成伯陽市賦。貨隊分廛。李庚賦。市官賈止。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昭六注。市儉。大儉。市儉也。淮南子注。駟儉。謂估儉其餘利。漢書。作儉師。古曰儉者。會合。二家交易。駟者。其首率也。貨殖傳。儉賣者。皆當着巾白帖。額題所儉賣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晉令。市價廉價。三之。貪價五之。貨殖傳。半賈而賣。注。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前食貨志。亡者取倍稱之息。注。

取一償一為倍稱 萬物印貴注印物價起 穀價翔貴並食

債志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注閱賈也謂損所閱賈之價荀子

詩句石城除擊新鉄鎖欲開關杜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李

一夫怒臨關百萬夫未可傍杜休道秦關百二重杜市燈火家

家市 山縣早休市小市常爭采 童僕來城市蕪中得酒還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並杜暮宿淮陰市 終身棲郭門

不入襄陽市並李羅采買束薪百物資之市坡古今賢達人

爭咸陽市山谷稍尋羊家町曠行始得村落魚菜市山谷

古今事實

僕罵門者

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也不力門

者出之

雞鳴度關

燕丹去秦夜到關關門不開丹為雞鳴眾雞皆鳴遂得逃歸

秦昭王囚孟嘗君君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恐

追至居下坐者能為雞鳴於是群雞皆鳴遂出關史記

老子度關

周元年老子之度關令尹喜先勅門吏曰若有老公從東來乘

青牛簿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公乘青牛車來度關吏

入白之喜曰諾公今來矣我見聖人矣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

之禮關中記

燒函谷關

沛公西入武關居於灞上遣將軍閉函谷關無內項王項王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發薪一束欲燎關門關門乃開

置關用傳

景帝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師古曰古者或榮刻木為合符或用繒帛張宴曰傳信也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為一通符關吏

閉門大搜

漢武帝天德元年閉門大搜

丸泥封關

隗囂將王元謂囂曰請以一丸泥為大主東封函谷關此萬世

一時

終軍棄繻

終軍初從濟南嘗詣博士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還棄繻去後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

乘車出關

後漢郭丹南陽人少從師之長安從死人陳兆買入關符以入函谷關既入封符乞人慨然曰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更始二年以丹為諫議大夫持節安集南陽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關更始敗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入自代而去詩歎

息新以冊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注買符非直符從死人陳洮
買入關符

生入玉關

班超在西域年老思歸乃上書曰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
門關

神農為市以下係市

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
所蓋取諸噬嗑注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各易係神
農氏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脩祝融脩市古史考

市弗飾價

孔子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價

舉賢於市

百車委為舉於市孟

以宅近市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辭曰小人近市得所求小
人之利也

舞鶴於市

吳王葬女舞曰鶴於市令萬人觀之因以為殉吳越春秋

乞食吳市

伍子胥出昭關吹篪乞食於吳市

歌於市中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

以屠居市

聶政殺入避仇以屠為事居市井

爭利於市

張儀勸秦伐韓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

攫金於市見金匱

徙木於市

秦孝公使公孫鞅定法令既具恐人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千金

懸金於市

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懸千金其上有能增一字者

與之千金時無能者

槐市

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為隊無墻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與賣買雍谷揖遜或議論槐下三輔黃圖

令吏坐市

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前食貨志

市喜除惡

呂布殺董卓百姓相對欣喜林舞皆賣家中珠璣衣服牀榻以買酒食相慶賀長安酒肉為之踊貴別傳

隱於市

事類彙編

卷之三

六

三

毛公薛公遭戰國之亂一人俱以處士隱於邯鄲市毛公隱為
傅徒薛公隱於賣膠高士傳

市吏公廉

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
禁及尹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饋百賈畏之

賣市中見下門

滌器市中見沽酒門

閱書市肆見醫書門

為市令

光武以恭遵為市令上家人犯法遵格殺之
為市門卒

梅福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賣藥於市

韓康伯賣藥於長安市口不取價

宮市

德宗時宦者王宮市嘗置數十百人閱物屢左謂之白望無詔
文驗數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諫臣交章
列上皆不納張建封傳

罷市哭喪

羊祐都督荊州卒州人正市聞祐卒皆號慟罷市

子貢廢著以下係聚徒具

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注著猶居也讀如貯漢書作廢非

又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貫注謂停貯也

德壽堂梓

陶朱積居

陶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音義曰逐時而居貨

古今文集

律詩

守關

劉季孫 文監

晨雞三母未開關留滯行人更解鞍却上月明高處立曉風吹

面作清寒

雜著 以下係市

劉禹錫

由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因也元和二年

沅南小雨自季春至于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于民誠信而
零逐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于城門之達余得自麗譙而
俯焉肇命下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介分次焉其左右
前後班問錯時如在闐闐制其列區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貨
馬牛有牽集作緯私屬有閑在巾笥者絨文及紫烏在几閣者
彫形及質焉在筐篋者白黑巨細焉業于饗者列饗饌集作饌
陳餅餌而苾然業于酒者舉酒旗滌盃盃而擇然鼓力之人設
高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敗漁之生交輩走錯水陸群狀
顯名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奇
贏以游者坐賈顯顯行賈違違利心中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
之曹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易集作胃非良苦於集作之

非巧言數量衡於險手。杪忽之差。鼓舌僉儻。詆欺相高。詭態橫出。鼓置譁分。煙埃奮。羶腥壘。集作壘巾履。集作屨鑿而合之。異致。同歸。雞鳴而爭赴。日午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幅員不移。徑如初中。無求隙地。俱唯。集作爲守太鳥。烏樂得廢餘。是日倚。而閱之。感其盈虛之相。尋速故。署于篇云。

古詩

看放市

梁吏堅吾

旗亭出御道。遊目暫迴車。既非隨舞鶴。聊思索枯魚。因識李主。滂酒見相如。日中人已合。黃昏故未踈。詩話

謂市爲虛

柳子厚作童區寄傳云。虛所賣之。注南越中謂野市曰虛。吳良曰。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爲虛。不亦宜乎。故峒岷詩云。綠荷包飯赴虛人。

道路

羣書要語。道路。路露也。言人所蹈而露見也。釋名。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岐道旁止。三達謂之劇旁。旁出岐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康樂莊盛也。七達謂之劇。駢。駢馬有四。今此有七。故謂之劇。駢。八達謂之崇。期。崇多也。多道會期。在此。九達謂之達。且。且。且。言似龜背。故曰。且。爾雅。

南北為阡東西為陌風俗通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夏官修

除周禮治道也軍旅田役令銜枚禁讙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

哭於國中之道者銜枚氏比修除道路者注比校治道者野原

氏氏犯輒注行山曰輒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王

既祭之以車轆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又曰謂祖道輒輒磔犬也

大馭季春開通道路毋有障塞所令道聽塗說班白者不負

戴於道路商旅皆願出於其塗矣並孟子大道甚夷而人好

徑老子塗歌里詠長安城中八街九陌三輔舊事方軌十五

街衢相經注城門三面皆平正可齊列十二車其中街衢互相

經涉張衡西都賦倚紫陌而並征王粲獵賦羊腸盤道三十六

迴王智深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此言末路之難戰國策負者

歌於塗歐賊

詩豳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曹植羊腸路屈曲車輪為之推

魏武帝危塗中索盤仰望垂綿纒杜驛驕開路道杜結軫青郊

路選逸驥騰夷路選道塗隘輪蹄韓往問征夫路坡着鞭跨馬

涉遠道李畏塗崦巖不可攀李

古今事實

康衢謠

堯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

行者過路

虞芮爭田而訟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

耕者遂畔行者遂路曰嘻吾儕小人也入君子之庭退以所爭之田為閑田

通道夷蠻

武王遂通道於九夷八蠻

列樹表道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過陳道無列樹單子告歸曰陳侯不有大咎必亡注古者列樹於表道且為城守之用也

道不拾遺

孔子之為政男女行者別其途道不拾遺四方客至於邑者皆如歸焉家語

兩車爭道

楚野辨女者昭氏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于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遇擊折大夫之車軸大夫怒將執以鞭之女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狹路之中妾之避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伺是以廢于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非遷怒哉不怒僕而怒妾豈不貳過哉列女傳

行不由徑

澹臺滅明行不由徑語

泣岐南北

揚朱泣岐謂可以南可以北也淮道訓

亡羊多岐

塗人肩摩

蘇秦說齊主曰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
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
能當

秦之馳道

漢賈山曰秦東窮燕齊南極吳越躡道廣五十步隱以金權樹
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莫不得邪徑而托足焉

車書異道

漢光武車書異道本贊

途窮輒哭

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車轍所窮輒慟哭而返

私行巡省

王戎簡脫不持儀刑好乘色滇馬雖為三司率爾私行巡省自園
田不從一人以手巾揮腰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道避
之竹林七賢

相逢避道

北齊司馬膺之神氣甚高性方古舊與楊愔同為黃門即至愔
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曾路逢愔威儀導引乃於樹下側避愔望
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捧本不避卿愔甚
重之

御道樹柳

隋煬帝大業元年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
江渠廣四十步旁皆築御道樹以柳

行不齋糧

唐太宗路不拾遺行旅不齋糧取給于道通鑑

道路列肆

元宗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食貨志

避宰相路

劉公安世作都承旨待制欲至梁門見一相識呂微仲作左相與執政出尚書自相從歸府第遇之於塗除去席帽涼衫歛馬於浚溝廟下既至遣人傳語相揖而過當時若無所據則為犯義微仲歸不下廳呼門下省法吏問從官道逢宰相如何吏檢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兩省官各避其官長而無兩制避宰相之法微仲遂止然終不樂語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劉禹錫

開成四年梁州牧缺上玩其印疑旒深思曰伊爾卿族歸氏以文儒再世居喉舌今天官貳卿融能嗣其耿光嘗自內庭歷南臺尹敷下政事以試可為元侯乃付印綬秩太宗伯兼御史大夫王節獸符鎮于媯墟公拜手稽首曰臣融敢揚王休于天漢之域既位止咨于羣執事求急病者先之或曰華陽黑水昔稱醜地近者嘗為王所自態不變人風邑屋與山水俱一都之會自為善部矣惟駟遠之途敵危隘東其醜尚存使如周道在公願指耳於是因年有秋因府無事軍逸農隙人思曾食乃懸壺

山邦木之傭募其力揆撥擊撞祕之用厄其工具昇輦奮鋪之
 器膺其要馨鼓以程之糗醪以犒之說使之令既下奮行之徒
 全集我之提封踞右扶風觸劍閣千一百里自散關抵褒城次
 舍十有五牙門將賈黯董之自襄而南逾利州至于劍門次舍
 十有七同節度副使石文穎董之兩將受命分曹星馳並山當
 蹊頑石萬狀坳者控者兀者鉅者磊落傾歌波翻獸蹲熾炭以
 烘之嚴醞以沃之潰為埃煤一簣可掃棧閣盤虛下臨崕峽層
 崖峭絕枯木耳鉄因而廣之限以鈎欄狹徑深陁銜尾相接從
 而拓之方駕從容急宣之騎宵夜不惑郝曲稜層一朝坦夷與
 役得時國人不知縣是馭行者忘其勞吉足行者徐其驅擊行者
 家以安貨貨行者肩不病徒行者足不腫乘行者蹄不烈公談私

詠溢于人聽伊彼金其牛而誘之以利曷若我子其民而來之
 以義乎既訖殺南梁人書事于牘請紀之以附于史官地理志
 古詩

行路難

白居易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君
 心是安流君心好惡若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與君結髮未五
 載豈期牛女為參商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何況
 如今鸞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為君重衣裳君聞蘭麝不馨香
 為君感歎谷飾君看珠翠無顏色行路難難重陳人生莫作婦人
 身百年苦樂由他人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獨人間夫與妻
 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

難不在水不在山祇在人情反覆間

今古路

劉貢父

出門道路多縱橫不可測我今欲遠行須問曾行客徐徐逢路
人借問青松側客曰今何往客是遊京國客乃指要路而言行
有益古路雖大道不如今路直值行古人路猶如假羽翼彼客
別我去獨自躊躇立為見今古路信乃無苦感今路足輪蹄古
路多荆棘欲行今人路恐背古人跡欲行古人路令人笑迂僻
又疑不出門奈何饑寒逼哀哀此時路悠悠蒼天色不避今人
嫌路直行古陌古陌雖然遠且保無蹶失勉哉自勉哉前去難
之適不獲見朱萬古疑愁魄

津堠

群書要語津水渡也堠小津也說文

詩句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杜回首過津口而多楓樹林杜
我行倦風湍輟棹將問津高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寇萊
公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韋春水絕深四五尺野
航恰受兩三人杜明日顛風當斷渡坡往問隴頭吏潮州尚
幾里韓十里五里短長亭柳單牌雙堠頭都白楊廷秀

古今事實

問津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

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知津矣

津吏醉卧

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召欲殺之津吏女持楫而前曰妾父聞主君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至祝杯酌餘酒醉至於此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少一人乃備父持楫遂與渡中流祭激棹之歌簡子悅以為夫人列女傳

子胥解劍

楚欲殺伍胥奔吳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胥解劍以謝之漁父不受

烏江渡

項羽垓下之敗遂引兵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曰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何面目見之哉

關津奇留

王莽令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厨傳勿舍關津奇問是何人而停留之

以軍記里以下係里埃

黃帝遊幸天下以軍記里內傳

植槐代埃

高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埃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埃處植槐木代之既免修復行

旅又得庇陰周文後見恠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天下同
之於是分諸州道路一里植一木二里植一木百里植五六焉
北史

里置銅表 以下係疆界

魏文帝迎薛靈芝大道之傍一里置一銅表五尺以志里數

東西之界

聊攝以東始尤以西注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聊
攝城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昭二十

賜履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
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

故晉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
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土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僖四

古今文集

古詩

過石碓渡

楊廷秀

峩橋小渡十里長石碓小渡五里強斜風細雨寒蘆裏下有深
潭黑無底渡船劣似紙半張五里却成十里望中流風作浪如
山前進不得後退難隔溪市井只咫尺安得飛墮於其間大江
風濤甚着力小渡風濤更無敵咫尺性命輕於毛只恐一毛猶
不直

律詩

楊子津望京口

孟浩然

北固臨京口，夷山近海濱。江風白浪起，愁殺渡頭人。

渡江

杜甫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魚龍偃卧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瓜州渡

鄭谷

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頭人。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嚮秦。

過楊子江

楊廷秀

祇有青霜凍太空，更無半點荻花風。天開雲霧東南碧，日射波

濤上下紅。千載英雄鴻去外，六朝形勝雪晴中。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試前茶第一功。

又

天將天斬護，吳天不似般。由自一關萬里，銀河瀉瓊海。一雙玉塔表金山，旌旗隔岸淮南遠。鼓角吹霜塞北閑，多謝江神風色好。滄浪千頃片時間。

古詩 以下係堆

路傍堠

韓愈

堆堆路傍堠，一雙復一隻。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吾居勤聽治。照與日月敵，臣愚幸可哀。巨罪庶可釋，何當迎送歸。緣路局歷歷。

律詩

堠子

孫明復

直上亭亭若短壘，盡分南北與西東。從來多少迷途者，盡使平

越大道中。

楊廷秀

絕入漂水東，閑堠子。父立待車塵，昔薛今仍。古風霜秋復，春不知雙與隻，迎送夜行人。

詩話

託堠子譏刺

劉子儀與夏英公在翰林，英公為副樞，意頗不平，作堠子詩云：空呈厚貌，臨官道，天有人從捷徑過。歐詩話。續集二卷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四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鄉里

羣書要語：鄉，向也。衆所向也。釋名：里者，止也。五千家共居止也。

風俗通

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五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賑；五州為鄙，使之相賓。周禮：一命齒于鄉里。黨，正也。里有殯，不巷歌。曲禮：國君去其國，止之日，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

士曰柰可去墳墓也曲禮五十養於鄉六十杖於鄉王制維桑

與梓必恭敬止注父之所植已尚不敢不恭敬小弁里仁為美

語四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語十君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

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語十五子貢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家語久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滕文公鄉黨莫如齒公孫丑適異鄉者見似人而喜莊子遊於

無何有之鄉同上張儀築益州城故錦澗也號錦里益州記卑

社鳴此里有聖人春秋傳潛潭巴云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

足以少留王粲賦詩句坐深鄉里敬杜坐下漸人多宋百家為語里長者德齒敬

已占坡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籬還歸非無指灞渭揚春漸生

今耕吾疆外也埋吾陂文章自傳道吳仗史筆為韓寄崔立之
里門先卜敬鄉人韓

古今事實

居鄉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語十

魯父母國

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夫父母國之道也

魯有關里

關里在兖州節孔子所居之故宅也漢晉春秋

關黨童子

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

與先生金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互鄉難言

互鄉難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其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里名勝母

曾子至孝。不遇勝母。墨子非樂。不入朝歌。淮南子

不以私惠廢鄉

公山弗狃曰。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注**不以私怨廢鄉。棄鄉黨之好。哀八

誑其里社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

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泫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悲心更微。列子

下車過故鄉

常樅謂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樅曰。嘻。是也。說苑

為鄉里重輕

千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慚。唐登科記

立粉榆社

漢高祖少時。於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郊祀志。粉榆。鄉名。故後人

用粉榆字為鄉曲也 劉禹錫上武相公書一身主祀萬里望粉榆之鄉

步入里門

萬石君徙居陵里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張湛為馮翊告歸平陵望里門而步入簿曰明府位尊不且自輕湛曰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輕之有 苗晉卿為太守嘗入壺關望縣門輒步入曰公門當下况父母邦乎

南陽帝鄉

光武紀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鄭公鄉

國相孔融深敬鄭玄疑履造前告高唐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

齊置士鄉越有君子鄉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謂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二事大夫也今公之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入谷高車號為通德門

改高陽里

荀淑舊里名西蒙穎陰今以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改其里曰高陽里

月且評

許劭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

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君子鄉

王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爭田者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有望廬而反有盜者不辭刑罰勿獲王彦方知之號所居為君子鄉後漢

得鄉里心

魯肅大散財貨甚得鄉里忻心吳志

鄉關所嫉

何曾陵駕人物鄉關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焉晉書

豐約與共

何琦豐約與隣鄉共之晉中興書

文里武鄉

范滂年漢中人嘗謁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滂年云鄉鄉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唯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足以表名

賊不入其鄉

魏任旆字子旆樂安傳自人漢末黃巾起到傳自聞旆姓名曰夙聞任子旆天下賢人今作賊那可入其鄉耶

穢里

齊劉繪為南康相都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繪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孔子有何闕而居闕里

見鄉人

善文類聚續集

卷之四

五

德壽堂

越公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文中子禮樂篇

鳴珂里

唐張嘉貞為相弟嘉祐為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間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孝悌里

趙清獻公之里表曰故孝子太師趙清獻居其里曰孝悌里

同里生同白以下係同里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父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綰與

高祖同日

里中子

酈生傳沛公麾下騎適食其里中子

邑子薦之

朱賈臣吳人也讀關上書人不報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賈臣石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拜賈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薦其邑人

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也時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待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

鄉人所知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臣之鄉人所知也世說

鄉人作賦

張絃見楠榴枕愛其文作為賦陳琳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人張子綱所作吳志

同里復遷

華歆與管寧邴原相善管邴同縣人也及遷遼東而子魚不與

同里開

史思明與安祿山同里開唐文宗示記

題邑手扇

謝安邑子有蒲葵扇五萬安取其中者題之價增數倍

詩社以下係同社

孫魴沈彬同游李建勳之門為詩社

白蓮社

遠法師結白蓮社以書召陶淵明淵明日弟子性嗜酒法師若許飲即往矣遠因許之遂造焉因勉入社淵明攬眉而去盧阜

雜記

謝靈運欲入遠公社遠公拒之曰子髮續而鬚美面與身戾非今終之相請多行陰德戒飭二年而後可靈運怒曰學道

在心安以貌耶遠笑而不笑後靈運果如遠所料盧循反遠與

之執手言笑知人之鑒何明於靈運而暗於循如此耶嵩中靈

香火社

白樂天致仕香山石樓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鑿龍門八節灘為游賞之樂

古今文集

雜者

眉州遠景樓記

蘇子瞻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令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故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

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農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一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一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什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如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二年民益信遂以無

事因守居之比壙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焉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一者於道未大有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朱元晦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未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九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歎焉而忽然知之不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入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

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
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
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
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歟婺源學宮講堂之上有重屋
焉榜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患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
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
皮其上裨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書焉某故邑人也而客於閩
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遷任於朝美學者猶指
其書以相語感歎久之一日遂相率而踵門謂某盍記其事且
曰近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
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以一言曉之哉某起對曰必欲記

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某無所
辱也顧父兄子弟之言又某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
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
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
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為記

謝范舍人書

蘇子瞻

軾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
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為多蓋相
如倡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峨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
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鄰魯比然而二子者不
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

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
 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嘆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
 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磨筆硯者
 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某不敢遠引其
 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四
 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二人焉則
 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
 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
 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
 置使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其遠夫某也在十五人者之
 中謹因閣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

多也

趙季仁司直習鄉飲酒儀序

黃直卿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饌獻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
 受禮之文也鼎俎豆禮之器也脯醢春膏禮之用也此觀禮
 者所具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間親睦
 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
 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
 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敬之至也請
 安請坐爵樂無筭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
 鄉間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潔也辭降辭洗遜也父
 坐子立孝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

也。酬爵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饌以爵，貴賈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闌睢葛，重卷耳，齊家之義著矣。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事君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間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為禮以教人，凡為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群飲者，未嘗廢豐飲食，後稷張悅，聲伎恣歡，嗷教後也。導淫也，恣慾也，無非所以敗人心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獻，獻者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吾友趙君師恕，官不達而志

其貧，今不容而志於古，其為邑餘杭嘗行鄉飲酒之禮矣。今復舉是禮與鄉之有志之士講肄焉。禮成有欲紀其儀節而錄之者，屬予為之序。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畧使刻之篇首。

詩話

鄉里稱桑梓

詩三百篇各有其旨，傳注之學多失其本意。若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謂桑梓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凌踐，則恭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親桑梓，今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稱桑梓，非也。

溫叟詩話

太賢同里

事類彙編 卷之四 德言堂
温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先君康節遊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云既見温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可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留詩云拜罷歸來抵寺居鮮鞍縱馬罷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人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携筇杖着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屣柳飛康節和曰冠蓋紛華塞九衢声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為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皆河声近亦微斜陽侯伯隔雲衣一雙白鷺來烟外將下沙頭却背飛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未至有詩曰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

清洛遠縈迴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云君家梁上午時燕過社今年尚未迴為罰誤君疑望又萬花深處小車來聞見錄

思鄉

遠鄉 見續集還歸門

羣書要語 凡生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回翔焉鳴號焉踳躅焉踟躕焉然後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二年間鳥飛反鄉兔定歸窟狐死首丘淮南子願為黃鵠兮歸故鄉西域傳遊子悲其故鄉今愴恨以傷懷班彪北征賦雖信美而非吾土今曾何足以

少留 王粲賦

詩句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 古詩 疲馬戀舊林 羈禽思故樓

孟郊 誰能久京洛 緇塵染素衣 謝元暉 故鄉籬下菊 今自為誰

開 江總 月是故鄉明 杜歸心折 大力 杜 如何連曉語 祇是說家

鄉 韓 一夜九起嗟 夢短不到家 孟郊 舊業今已無 還鄉反為客

劉長卿 湖上遇鄭田 舊業歸無地 他鄉便是家 羅鄴 逢友人 眉間黃色見

歸期 韓 蝴蝶夢中家 萬里 崔塗 全篇見行旅門

古今事實

不忘土風

楚人鍾儀為晉所繫 晉侯與之琴 遂操楚音 晉侯曰 樂操土風 不忘本也 遂釋之

入楚思越

越人莊烏仕楚 楚王曰 烏越之鄙人 今自入楚 富貴耳 亦思越 不使入往聽之 乃為越吟

樂其所自生

太公封於營丘 比及五世 皆反葬於周 君子曰 樂樂其所自生 禮不忘本 古之人有言曰 狐死正首丘 仁也 檀弓

不忘豐沛

太上皇不樂關中 思慕鄉里 高祖徙豐沛 止為新豐縣 三輔舊事 高祖還過沛 故人父老諸母子弟 佐酒道舊故 為笑樂酒酣 上自擊筑 歌曰 大風起兮 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 歸故鄉 安得猛士 今守四方 起舞 慷慨泣數行下 謂沛父老曰 游子悲故鄉 豐沛

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又曰：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

乞骸歸里

貢禹上書曰：臣禹大馬之齒八十一，自痛去家三千里，誠恐一旦頭仆，不能自還，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

生入玉門關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避亂去鄉

荀彧字文若，董卓之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為兵衝，宜亟去之。鄉人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或

獨將宗族至冀州

鄉思轉深

陸機在洛，忽思東頭竹篠之飲，語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

語林

秋思尊鱸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西掾，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語欲去，意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二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幾。

奮懷舊都

柳子厚書曰：河東，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其間有大河條

山氣益闢左吾因翹翹褰裳奮懷舊都

古今文集

雜著

蜀舍銘 並序

蜀郡王萬富鄭榜其居曰蜀舍持餘抗朱俊民所為記過頌城
劉跋而請銘為之銘曰

噫嘻此舍是蜀非耶吞若兩川坤之維耶危乎高哉上青天耶
赤申白鹽峙峨眉耶指筇嶺飯蹲鳴耶一物不有而不無耶
噫嘻此舍是真蜀國身如壺公靡索不獲行以蜀馳即以蜀息
陰燕陽魏吳越瑾錯裴徇周流誓不以易謂不信者有如此石

榮鄉

羣書要語 關

羊何復此懿親會而增交道榮 李自可化鄉里豈惟門戶榮

風采照鄉間 草木亦晶光 石山鞍馬僕從塞間里 韓錦衣白

日還家樂鶴髮當年拜壽榮 歐路人應羨錦衣榮 歐里門每入

從千騎賓主俱榮道路光 歐

古今事實

佩印過雒陽

蘇養字季子佩六國相印過雒陽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
視俯伏侍取食秦笑謂嫂何前僭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

地而謝曰但見奉子位高金多秦喟然嘆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衣錦歸故鄉

項羽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初見秦皆已燒殘又懷惠策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買臣守會稽

漢朱買臣吳人武帝拜為會稽太守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食拜為太守衣故衣懷印綬後歸郡邸道上許時會稽吏相與群飲不視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其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童也守邸驚出語上許吏皆醉大呼曰誕妄耳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

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賀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

相如使蜀

司馬相如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富人卓王孫曰令有貴客為真召之并召令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一錢不分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禪滌器於市中因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言得召奏賦為郎其後言邛笮冉駹者可逼為郡縣上以為然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失前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

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權

三組秀鄉里

漢武帝以璽書敕責樓船將軍楊僕曰將軍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秀鄉里注銀銀印也黃金印為主爵都尉樓船將軍梁侯三印故云三組

衣繡畫行

魏張允為雍州刺史太祖曰還鄉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

冠蓋里

襄陽郡峴山南至宜城百里餘其間雕墻峻宇間里填列漢宣帝未其間有卿士及刺史二千石數十人同日大會荊州刺史行部見之勅縣名其里為冠蓋里

杖節還鄉

後魏董徵以儒學累遷安州刺史因述職過家置酒高會乃云腰龜返國嘗人稱榮杖節還鄉云胡不樂誠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不厭其鄉

中宗時僕射魏元忠還宋州拜掃上幸白馬寺以送之制曰衣錦畫遊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焉斯辰元忠至鄉竟無所賑施議者短之

古今文集

雜著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賈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道前而騎卒擁後來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公自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

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鑿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今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切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於是乎書

汪丞相畫繡堂記

汪彥章

自古人物與山川相為輕重崧嶽生甫及申淇澳生衛武山東

出相山西出將此人物以山川而重也莘野以伊尹聞磻溪以
 呂望聞隆中繇諸葛亮而顯曲江繇張九齡而大此山川以人
 物而重也故為名山大川不以生明堂太輅之材九鼎之金照
 乘之珠連城之壁為貴而以出英賢為貴為王公大人者不以
 功業載旂常銘鍾鼎書竹帛流筦絃為榮而以歸故鄉為榮此
 古人所謂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綉衣夜行者言得志而行乎
 四方人孰見之必至吾父母之邦然後為可樂也新安自吳為
 郡今千餘歲山水峭厲而清深故長材秀民之出視東南為最
 繇唐以來擢殊科登顯仕者固不為無人然未有居將相之位
 者也宋興百七十年而太丞相注公出焉公以諸生徒步起家
 於京師數千里之外為時偉人遭明天子艱難之中總州符入

侍出奇謀秘策以輔成中興之功遂自樞臣相天子其精忠如
 金石赫然為佐命元勳而新安之名一日聞天下此新安之榮
 豈獨公之榮哉紹興七年公自七閩入觀以保信之節來鎮宣
 城宣城新安鄱陽三郡相望皆百餘里公乃卜居鄱水之上將
 歸老焉築畫綉之堂而命其記之某曰公以邁往之資應期偶
 運乘風雲依日月而正宇宙於立談之間雖釋位而去者十年
 天子未嘗一日忘公也乃建旌秉鉞而兼師傅之官亦可謂布
 衣之極矣公今七十餘精明如五十許人將復居廊廟坐籌帷
 幄取河朔山東六十餘州歸職方圖籍然後退從赤松子之遊
 其功名益新則新安之名益大某將大書特書不特書而為天
 下國家慶又豈特為新安之榮而已哉

卒耀鄉關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亡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軍門之義乎志林

古詩

畫錦堂詩

韓稚圭

古人之富貴歸於本郡縣譬若衣錦游白晝自光綯不則如夜行雖麗胡由見事累載方冊今復著狸諺或紆太守童或擁使者傳歌樵忘故窮滌器掩前賤所得快恩仇愛惡任驕狃其志止于此士固不足羨茲予來舊邦意弗在矜衒以疾而量力慎

莫稱方面抗表納全節假守真鄉便帝曰其汝俞建壽往臨殿行路不去非觀歎溢郊向病軀諸少休先壙遂完緒歲時存父老伏臆潔親薦恩榮孰與偕衰劣愧獨擅公餘新此堂天豈事飲燕亦非張美名輕薄託紳弁重祿許安閑顧已常兢戰庶一視題榜則念報主眷汝報能何爲進道確無倦忠義登大節匪石鳥可轉雖前有鼎鑊必其誓不變丹誠難悉陳感泣對筆硯律詩

送楊少尹赴蒲城

張籍

官爲木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自廢田園今作主每逢耆老不呼名舊遊寺裏僧應識新別橋邊樹亦成公事多閑詩更好將誰相送上山行

霜泉頁及書集

卷之四

二二

德壽堂梓

寄題相州榮歸堂

歐陽永叔

白首二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相。竹馬相迎舊使君。豈止軒裳夸故里。已將鍾鼎勳元勳。不須授簡平津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送楊可及第還鄉

梅昌言

君恩兼喜拜維桑。路入家山道更光。春色殿前初脫白。秋風壘上見焚黃。偏留名紙呼先輩。喜着藍袍到故鄉。科第孝思俱已遂。却經劍棧莫淒涼。

詩話

守本郡不阿

包孝肅拯合肥人。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以阿鄉曲之好。故流

俗稍稍謗議。公乃為詩以見意。其間一聯云。且幹終為棟。真剛不作鉤。其守正不回如此。若溪漁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四 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809